文心雕龍與佛學的關係

張意文

文心雕龍是一部綜貫群言、條理縝密的書，是我國文學理論的曠世寶典。推究其原因，是由於作者劉彥和所採取的資料是佛教科律戒條，以作爲他建立文章的軌則。他因道以敷文，窮神以闡理，因此，必須要鑽研佛學，才能夠窺探其說的堂奧。

根據梁書劉勰傳說，他二十歲母歿，便依沙門僧佑而居上定林寺，抄撰佛經十餘年，有了深厚的佛學基礎。他幫助僧佑編了「三藏記集」一書，僧佑著有釋迦傳、世界記、法苑記、弘明集等書。彥和三十歲便立志著手「文心雕龍」的寫作，一直到南齊和帝中興元年才完成。

彥和的一生與佛教的思想息息相關，起初是深受僧佑的啓迪，後來以遁入空門爲願；所以在他剖析文體時，均能標舉衆流，而用心於文學理論，這未始不是受佛教的影響。

㈠文心雕龍的命名與佛學的關係

心，爲佛家的慣用語。佛家談心時，特別區分心王及心所，而以心王爲心的主體，心所、爲心的作用；心明可以照見一切，所以說是：「法鏡」。晉宋以來，佛經均以心爲名，如「阿毗曇心序」說

：「其管統衆經，領其會宗，故作者以心爲名焉。」文心序志篇說：「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以心命書的，是佛家的慣例，如吉迦夜譯「方便心論」，就是例證。心可照見一切，彥和取名「文心」，也就是應用這種含義。

文心雕龍神思篇說：「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律，萌芽比興。」劉氏滅惑論也說：「棄跡求心。」心爲一切的主宰，文章何獨不然？所以原道篇說：「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漢代揚雄雖然有「言，心聲也」的立論，然而眞正採取佛教唯心論來立說，應當是從劉彥和開始的。

㈡體用對擧與佛學的關係

徵聖篇說：「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肇論、般若無知論說：「用卽寂，寂卽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名。」弘明集五慧遠沙門祖服論說：「形以左右爲體，理以邪正爲用。」梁武帝「立神明成佛義記」沈績序說：「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用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興發，體無生滅。」彥和以立體和藏用對擧，也是深深吻合於佛旨，他並且應用這個來分析文理。

徵聖而後宗經，因爲聖人的話必須具有權威性，這就是印度邏輯上的「正量」。印度正理派經典所設立的四量，第一個就是聖言量，意思是說可以相信的聖典。彥和徵聖的態度，與佛家的思想恰相契合。

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是以大般若經爲經，以中論、大智度論爲論，以論來闡述經，形成中觀龐大細密的思想體系；佛學所以能耐人尋味，鑽之彌堅，仰之彌高，後進追取也非晚，前修久研也未竭，其原因在此。而文心雕龍正是採取這種立言的方式，以五十篇來作爲一個完整的體系，篇篇、章章可以互爲註腳；或於此篇羅列綱領，然而其主要含義卻可詳見於他篇；或引用聖人的話爲經，再條分縷析。這些也都是仿效佛學經論的闡述法而成。

㈢文心雕龍的體例與佛學的關係

彥和所用的分析文體文術的方法，是至爲精細微妙，像佛家的界品與門論。總術篇說：「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源，制勝文苑哉。」圓覺經所說的「證大圓覺

妙莊嚴域」，即「圓鑒區域」。文心篇末附以「贊曰」作結，四字爲句，頗類似佛家的偈語。所以劉知幾評論說：「篇終有贊，如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就是指這點來說的。

因此，文心雕龍一書體材的製作嚴密、析理精嚴，都是採取佛教書中的法式。只要我們能細觀該書，對於書記篇以上的論文體，就是指所謂的界品；而界品就是指「明諸法體以界標名」。神思篇以下討論文術時，有所謂的問論，在阿毗曇心序說：「始自界品迄於問論」，這裏面有若干偈，正是佛書綸製的佳例。下篇的要旨，必須先翻閱上篇的末段，像原道篇說：「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這就是爲下篇「徵聖」及「宗經」來作張本，這也是屬於佛書行文的體例。

㈣帶數法與佛學的關係

彥和引用帶數方法來談論文章，如知音篇說：「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六觀的名相，也是來自佛家的三觀。

帶數法，本來是悉曇六合釋的一種，以一數詞及一名詞相連。像三界，三爲數詞，界爲名詞，以數詞與名詞相附，這乃是佛家應用數字來統攝事理的方法。彥和採取這種方法來作爲著書立說的根據，故在其書中都可以看見這種例子。

我國古代學者，也常用此法。如：尚書大傳孔子言六誓可觀義、五誥可觀仁、甫刑可觀誠、洪範可觀度、禹貢可觀事、皐陶可觀治、堯典可觀美。然而這不及佛家區分得那麼精細。從晉宋以來，處理佛經界品的人，都引用這種帶數法。彥和深於佛經，故深受它的影響，每每取用在他的書中，像宗經篇中說文能宗經時，以爲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鎔裁篇論作文有三準，說：「是以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擧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擧要。」這都是帶數法的運用。

㈤不朽論與佛學的關係

序志篇說：「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彥和以爲形體脆弱易滅，只有風雨名山之業，才可以永垂不朽；由此而認爲世界爲幻滅不實之界，如果要想追求永恒之名，這跟佛家的懲惡勸善，法重來生，眞有異曲同工之妙。

佛家以「空」爲本，凡是佛經的教義都歸本於此。如在大般若經「教誡教授品」中，佛命善現向各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多」的法門時，善現說：「我不見有法可名菩薩摩訶薩，亦不見有法可名般若波羅蜜多」。佛告善現說：「一切法皆是假名。」空，卽「獨立實在性的否定」；「一切法空」，卽一切法皆不是獨立存在體。佛家既是認爲世界是幻化不實的，短暫不居的，所以用「空」義來說明一切現象界。凡是所講說的都是源自於此，也歸於此。彥和也深歎人世的渺然難測，百年易逝，所以才求之於著書立說。這都是深受佛家的影響，因此在他的諸子篇說：「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若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彰。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就是指此而言。

㈥神理說與佛學的關係

原道篇說：「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彥和倡神理說，是以「神」爲臨文的基本動力。並且還把它分爲「形」、「神」兩部份；他以爲尙「神」之文，必定是高於尙「形」之文，因爲主「神」者並不囿於物，能超脫不累，故以爲「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爲心，秀氣成采」。他的滅惑論也有這種說法，如說：「佛法練神，道教練形。形器必終，礙於一垣之裏；神識無窮，再撫六合之外。」而慧遠有「形盡神不滅論」說：「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爲化之母，神爲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返本，惑理逐物耳。」彥和的神理說，正是本於此。

神是道的根源，彥和就是根據這點來說文，才會有神、形的分別。精理無狀可見叫神，秀氣有態可觀叫形。所以在比興篇中說：「興取於義，而比取於象。」隱秀篇以隱爲複意，秀爲美辭，也是一神一形，內外相資。他認爲尙形之文，是徒具外在美，其實是空無一物，所以說「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恒溺思於佳麗之鄉。」彥和以爲六朝文人的心

病，就在於有秀而無隱，有形而無神。他說：「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所以他論文的神理說，可以說是深得佛家的意旨。

㈦文心雕龍的修辭與佛學的關係

練字篇說：「字形單複，妍媸異體。」他舉出「避詭異」、「省聯邊」、「權重出」、「調單複」四事來說明。聯邊指「半文同文」，在於堆砌。調單複，是指字形的肥瘠，卽「半字」、「單複」的各種命名。梵以音而漢以形，處理的對象雖然不同，然其方法則相類似。

比興篇認爲「比」有喻聲、方貌、擬心、譬事等。在佛教經書中最善於使用譬喻的，有譬雜經、法句譬喻經、百句譬喻經等。另外，涅槃經有順喻、逆喻、現喻、非喻、先喻、後喻、先後喻、偏喻，分析精密，劉氏的比義，是來自於此。

章句篇說：「宅情曰章，位言曰句。」「裁文匠筆，篇有小大，離章合句，調有緩急。」印度也着重章句，例如有所謂「衆字和合成語，衆語和成句」。支敏度合維摩詰經序說：「分章斷句，便事類相從。」由此可知彥和在修辭上，也是漢梵並用，以鑄成其偉大的佳構。

㈧文心雕龍的聲律與佛學的關係。

聲律篇說：「……是以聲書妍媸，寄在吟詠。滋味流於下句，風力窮於和韻。異者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遣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彥和以爲一篇文章除了內容形式之美外，還應進一步講求音律的和諧，因而提出「和」「韻」的分別，以「同聲相應」「異音相從」來解釋。以前慧皎所作的「高僧傳」說：「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也，則作偈以和聲。」這是以梵讚轉聲的方法來論述其聲律，它與彥和的「和體抑揚」相類似，可知劉氏也深受佛經轉讀的影響。

㈨結　語

雖然彥和在其文心雕龍一書中引用佛家的語句並不多，可是他在文學理論的闡述上，卻多是架構於佛學之上。終其一生，都是處於儒佛之間，以儒家的溫柔敦厚，再參之以佛理的玄妙奧微，才形成他的特殊風格。滅惑論說：「至道宗極，理歸乎一

；妙法眞境，本固無二。」他更以爲儒家的「道」與佛教的「菩提」，是指同一件事而不可分，所以說：「萬象旣生，假名遂立；梵言菩提，漢語曰道。」這已經是開展儒佛融通的先河。

——本文榮獲范道南獎學金

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 東方佛教學院 聯合招生簡章

一、宗旨：爲造就佛教專門人才，以從事佛教教育、文化、慈善之事業，住持佛教，宣揚佛法，促進人生安樂與福祉。

二、年齡、資格：㈠研究院專修科：凡思想純正，無不良嗜好之十六歲至卅五歲未婚之青年女衆，不論出家、在家、男衆限役畢之出家衆；高級佛學院畢業、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均可報考。㈡東方佛教學院：初級佛學院畢業、國中畢業或同等學歷者，均可報考。

三、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

報名地點：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中國佛教研究院。

樂助美佛會莊嚴寺申謝啓事

寂　僧大德　二千元
釋無名大德　三千元

樂助慧炬申謝啓事

黃慧一大德　三百八十元
如定法師　五百元
暢懷法師　三百八十四元
田治經大德　五百元
寂僧大德　一千八百元（捐慧炬獎金）
泰國佛光學苑　一千元
樂渡法師　七百六十元（出版社印經費）
知虛法師　一千元（出版社經費）
吳柏林大德　二百元
李欽安大德　一千元（出版社印經費）
新文豐出版社　一千元（出版社經費）
王增益大德　一千二百八十五元（出版社經費）
謝守正大德　二千元（出版社經費）